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 第四屆東南亞考古工作坊

### 研討會心得

國立成功大學考古學研究所

碩一 王柏喬

K76051060

會議時間：2016 年 12 月 1 日

會議地點：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本次研討會分別邀請印尼、寮國、越南、菲律賓等國家的考古學家針對其國內近年重要考古工作進行演講。寮國的 Thongsa Sayavongkhamdy 教授因故而無法到現場，因此上午由印尼國家考古中心資深研究員 Truman Simanjuntak 教授以「印尼考古：老虎洞的重大發現」為題演講，下午則由越南國家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所長 Nguyen Giang Hai 博士演講「越南考古：嘉萊省舊石器遺址群的新發現」，以及菲律賓國家博物館考古部主任 Mary Jane L. A. Bolunia 博士演講「菲律賓考古：明答那峨東北部武端市的考古新進展」。

### 一、印尼考古：老虎洞的重大發現

Truman Simanjuntak 教授先以印尼的舊石器時代考古發現作為開頭，接著討論老虎洞遺址的考古發現以及後續之考古遺址保存與民眾參與的未來展望。根據他的簡介，印尼的人類活動最早始於 80 萬年前的直立人到達，到最後形成現今的 Indonesian Nation。整個印度尼西亞共和國內有數百種語言通行，其中可分為南島語族語以及南亞語系的非南島語族語，他們相信整個國家是經由南亞以及台灣、北呂宋等不同的路線遷徙進入而成的多種源國度。

老虎洞（Harimau Cave）遺址有非常豐富的考古遺存，因為墓葬的數量太多，讓遺址很難挖深。從陪葬品中可以看到 2500 年前的青銅斧、鐵刀、青銅手環等外來物質，以及花粉。遺址裡更可以看到 Sumatra 島上唯一的壁畫。

最後 Truman 教授談到他們現在致力於推動考古教育，希望能讓當地人了解遺址的重要性，才能進一步的保存遺址。對我而言值得思考的是當地人對於遺址的認知是如何，是否如台灣一般常碰到考古遺址因為

不受大眾重視而出現保存上的困難。不過，Truman 教授不停地強調這部分非常困難，必須要政府出面主導才能有成效；就我的想法，或許在民間亦可以透過教育等手段進行努力，不能完全期待政府能完善的負責相關工作。

## 二、越南考古：嘉萊省舊石器遺址群的新發現

Nguyen Giang Hai 教授談嘉萊省的安溪（An Khe）遺址研究，為一舊石器時代遺址。主要發現的遺存以石器與 tektite（熔融石）為主，並不確定是否為 *Homo erectus* 的遺存；遺址的遺存與中國廣西百色出土的遺存十分類似。

本場演講在 Nguyen Giang Hai 教授談他的史前時代分期時引起一些討論，他講述他在舊石器時代與新石器時代間分出一前新石器時期的時間層序。此時期的遺存以偏鋒砍器為主，並無磨製石器。此時有澳洲學者針對無磨製石器的時間層但將之分在新石器時代提出意見。此顯露出將西方考古分類套用到東南亞的考古遺址所發現的衝突；雖然近代的考古學多延續使用西方的體系，但我們是否一定要完全比照西方的分類？又或者在亞洲可以有自己的分類標準？過去我接觸到的瓷器分類或者工業考古的分類上亦發生過類似的衝突，如果硬將西方不同的發展脈絡而成的標準套用在亞洲，勢必造成混亂。

## 三、菲律賓考古：明答那峨東北部武端市的考古新進展

Mary Jane L. A. Bolunia 博士討論明答那峨島的考古發掘，表示其文化內涵與菲律賓中部的文化相異，很可能與越南的 Champa 文化較類似。這個遺址是因為盜墓者所以發現的遺址，最重要的發現是出現現代菲律賓人不再使用的大船遺跡。他們針對此事進行民族誌的訪問，發現近代菲律賓人因為不再使用木船出海，所以無需使用這麼大的木船。他們更請了地主的親屬一起進行發掘，並做了實驗考古學研究，實際的製造並讓木船出海，證實其有出海的能力。並可了解為何此在內陸 5 公里的遺址，會有與海洋相關的地名（bunbun）。此狀況亦可與台灣西部的考古遺址分布作借鏡，中部的濁水沖積扇、西南部的台江內海沿岸之考古遺址，都可顯示出古海岸線與現今海岸線的巨大變化。

Mary Jane L. A. Bolunia 博士領導的菲律賓國家博物館考古團隊，從考古發掘、民族誌訪問、實驗考古以及民眾參與的公眾考古進行了一系列完整的研究與實踐，令人印象深刻。許多部分事實上是台灣所缺乏的，近年來台灣的考古研究有很大一部分的能量消耗在流於與工程開發配合的契約考古工作，在研究與推廣上實在有再多加努力的空間。

韩孟婕 K76053012

### 参加东南亚考古作坊心得

12月1日上午两点，当大多数人都在睡梦中时，我和成大考古所的另外三个同学——思含，佑庭和奕如坐上了一班通往台北的夜车，伴着正浓的月色启程，过了约4个多小时我们来到了台北，坐了一站高铁到南港，又坐了公交车抵达了台北的中央研究院。过了1个多小时论坛开始了，在座的除了东南亚来的考古学者和台湾师生外，经主持人介绍得知还有澳洲国立大学的师生，这是一次国际化的交流。

上午为大家演讲的是一名来自印度尼西亚的学者，他以饱满的热情向我们展示了印度尼西亚的大致考古环境，并且展示了许多珍贵的史前重要发现，通过这些发现证明印度尼西亚是个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也是研究太平洋中南部诸岛文明的极具价值的地方，其中他重点介绍的是 Harimau Cave。在随后讨论中，大部分提问者对手斧都较有兴趣，例如手斧的用途和手斧是单面还是双面的，还有人对南岛移民者的一些情况提出问题。总体而言，这位印尼学者的演讲可以看出有花一番心思准备，ppt 也做得比较精美。上午演讲结束后，大家领了盒饭，许多同学一边吃一边讨论上午的内容和关于考古的话题，我也与一起吃饭的同学威廷互相讨论了彼此的见解。

下午两点论坛继续进行，为我们演讲的是一位来自越南的学者，这位学者一说话就十分热情愉悦，眉开眼笑，把在场人士都给逗乐了。他的 ppt 中重点为我们介绍了在某个 roc tung 遗址发现的一些旧石器时代的遗物，其中有许多熔融石，他所研究的大多数成果都以图片和凝练的英文展现在了他的 ppt 之中，所以大家可以一目了然。接下来演讲的是一位来自菲律宾的学者，她介绍了许多博物馆内的精华，她的演讲内容十分丰富，还包括了几艘古代船只的模型，引起了我身边的一位同学对于船只外形设计的思考，她也很欢迎在场人士能到菲律宾进行文化旅游。

最后环节是圆桌会议，大家互相讨论问题，交流意见看法，在整个论坛即将结束之时，我向菲律宾学者提出了我的问题。由于她在之前的演讲中通过在菲律宾发现的考古遗物提到菲律宾与中国南方存在联系，于是我便问她这些发现对她的调查研究有何贡献，并且这些发现能否为他们的历史记载提供一些有价值的证据，她认为这些瓷器很可能都是中国在和菲律宾进行对外贸易时留下的，而具体这些瓷器是如何到达菲律宾的，似乎没有相关历史佐证，或者似乎还没有被仔细研究。我以为，他们对与中国之间曾进行过的交易好好研究不仅有助于丰富他们的历史记载，使历史记载变得更加连贯，还有助于对当时制造工艺水平和文明发展程度更加了解，也许文明古国在某种程度上对他们产生了一些积极的影响。

由此引发的中国古代对外贸易的话题也使越南学者发出了共鸣，他提到中国不仅与菲律宾存在对外贸易关系，也和越南有对外贸易。众所周知，海上丝绸之路从中国南方作为起点，经过东南亚各国，远到东非和欧洲，宋元时期以瓷器为主要输出物，是一条横跨半个地球的伟大的商贸交流之路和文明传播之路。这让我不禁想到了中国考古中赫赫有名的“南海一号”，这是一艘宋代沉船，船上载有文物6万至8万件，且有不少是价值连城的国宝级文物。我记得有一件海螺状贝类物质，这样的物品本身在中国古代的工艺品中就不太常见，它的表面由于曾经被细致打磨且属于不怕水材质仍旧泛着漂亮的珍珠般光泽，而其上花纹也并不常见于中国，经植物学家鉴定那些看似来自异域的图案实则是以国花牡丹为原型设计，而这个物品本身是一个蝶螺，主要出产于热带海域，那么很有可能它并非出自中国，而是东南亚国家，它的出现也就成了中国与东南亚国家贸易往来的一个证明。海上丝绸之路促成了这些不属于东南亚当地的物品在当地被发现，那么大海之下很可能有着更丰富的遗物等待人们发掘，以此来书写历史与阐释文明，所以水下考古意义非凡。于是最后，我提出了发展水下考古的建议，菲律宾学者和越南学者对此也表示了他们的肯定意向，在场有老师提出水下考古需要大量资金支持，且技术要求颇高，这点我十分同意，所以我认为水下考古对于许多靠海国家来说并非是势在必行，而是量力而行的一件事，但这个概念需要得到更多重视。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東南亞考古工作坊 演講心得

學生：考古學研究所 碩一 K760511109 林佑庭

十二月一號我們成大考古所幾乎全所師生，北上到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參加第四屆的東南亞考古工作坊，在中研院史語所裡面設有東南亞考古學的小組，積極推動台灣和東南亞在考古學這個學科的交流，希望台灣可以多了解自己的鄰居，而且在一些器物的出土上，我們都可以看到台灣與東南亞，在早期的交流，所以積極推展與東南亞的關係是有必要的，最近政府也在推進新南向政策，針對貿易合作的部分，為了此政策也在大專院校積極開設東南亞語言的課程，希望可以造就更多瞭解且能適應東南亞的人才，從此來看不管是學術還是實務方面，台灣都應該去更了解這個跟自己不遠的鄰居。

這一次的工作坊邀請了印尼國家考古研究中心研究員 Truman SIMANJUNTAK 教授、越南國家社會科學院考古學研究所所長 NGUYEN GIANG Hai 博士和菲律賓國家博物館考古部主任 Mary Jane L.A. BOLUNIA 教授，讓我們更了解東南亞國家的考古工作，再會一中看到許多考古界大老們，有李匡悌先生和陳仲玉先生等等，竟然看到真人了！原本都只能在文本上看到他們的名字，大開眼界，此外還有台大人類學系的高德老師和江芝華老師，也有許多外籍學生和各學校的研究生和大學生來參加，使得會場座無虛席，本次工作坊因是由外國學者發表所以皆是用英文進行，不論是發表還是回饋發問，全英文進行的會議覺得聽得十分吃力，覺得自己都是在不是重點的地方聽懂，加上發表者的英文帶有自己母語的發音，讓我更難適應，關於各國人講英文有口音這件事，身長在台灣有些人特別是受過較好英文教育的人，常會對於講英文有口音的人有訕笑的態度，果然世界還是為圍繞著西方社會運轉啊！追求著完美、標準的西方美國或是英國的語氣與音調，語言也有等級的這個世界，但帶著腔調的英文真的不好懂，看著發表者和發問者兩者發音如此不同，但他們卻能互相溝通，也是十分有趣的。

印尼國家考古研究中心研究員 Truman SIMANJUNTAK 教授發表的是印尼考古學的重要性和老虎洞的重大發現兩個部分，在印尼的土地上有出土很多不同人種，至人和直立人，從這可以討論這些人種的來源，Truman SIMANJUNTAK 教授講了五個來源，從非洲、中國、印度、中南半島和台灣，為什麼有這麼多人種出土，和現生多民族和多語言，教授推論可能是海水上升隔絕了人們，或是有新的人群不斷地移入這個地區，而多人種的出土所以體質人類學在印尼十分重要，在印尼也出現了最古老的藝術，發掘到岩畫，而在印尼也挖到和台灣相近的石器，不知道是不是遷徙的關係所造成的。

關於老虎洞的發現，當地出土了很多墓葬，比較特別的是有雙人屈肢葬，且有豐富的陪葬品，最後講到文化資產的部分，教授說明人們不了解考古材料的意義就會破壞但瞭解的時候就會去保護，所以文化資產的教育是重要的，南國家社會科學院考古學研究所所長 NGUYEN GIANG Hai 博士講述有關嘉萊省舊石器的發

現，嘉萊省出現很多石器和玻隕石，他們利用玻隕石計算這些石器的年代有七、八十萬之久，而且這些石器中發現了雙面手斧，這是重要的發現因為這打破了西方用手斧但東方用砍砸器的說法，因為東方沒有發現過這麼早的手斧，所以一直有一說是手斧是由西方傳向東方，一種西方發展比較快的說法，但這個在越南出土的證據打破了這個說法，又是一項新的突破。

菲律賓國家博物館考古部主任 Mary Jane L.A. BOLUNIA 教授講的是明答那峨東北部武端市考古新進展，他們找到了 9 條 *balangay* (拼舟用於河流)，但是沒有找到船槳，推測適用風力使船移動，這顯示武端市曾經為一個往來的聚集地，也發現了許多貝塚，也有找到廣東瓷，顯示曾有與中國來往交流貿易，這一次的工作坊讓我看到各國的考古工作，每個國家都在這方面很努力，而且感受到政府的支持，希望台灣政府和人民也可以去了解對於認識過去的重要性，一整天英文聽力十分疲憊，但是茶敘有讓大家提起精神一點，覺得台北比起其他縣市真的有很多資源，有中研院、各種圖書館，坐落於雲霧繚繞間的中研院，是個靜心做研究的地方，經過這次深深了解英文的重要不管是與人交談或是應用上，不精進英文好像失去了解世界的其中一面。

「第四屆東南亞考古工作坊」學術研討會心得  
考古所二年級 許靜慧

會議時間：2016年12月1日（星期四）  
會議地點：中研院史語所研究大樓七樓演講廳

時間匆匆，去年修歷史考古學的時候，修課同學們集體到史語所參加第三屆東南亞考古工作坊，去年的主題是與北方的聯繫，所以談的是琉球考古學的進展，在所長與老師們的帶領下，為期兩天的工作坊特地安排了一日前往調查北海岸的遺址，也是我第一次來到中研院參觀，算是很難得的經驗。今年工作坊主題則是將地理位置往南推移到印尼、菲律賓與越南，較可惜的大概是寮國學者後來沒有參與，因為對台灣來說，寮國應該也是蠻神秘的區域吧。

議程最先開始的是印尼國家考古研究中心 Truman 教授談印尼老虎洞的發現，這個主題分成兩個部分，老虎洞除了發現多達 81 具個體人骨外，還有相當古老的手斧、岩畫，教授先談老虎洞人群在人類演化歷史上的問題與代表意義，第二部分則是遺址所發現的遺物內容與研究，像是墓葬方向與類型、陪葬物、獸骨工具、石英製品、陶器、植物遺留、青銅器、金屬器等，還有目前為止在蘇門答臘島上唯一發現的洞穴壁畫。對於這樣重大的考古發現，為了增加社會大眾對遺址的了解，老虎洞也涉及了公眾考古學的範疇，像是遺址參觀、研討會、參與研究、媒體採訪，進行遺址保護活動，在當地也有一座小型的博物館，Truman 教授強調，因為人類在這個區域有長期活動的歷史，從史前到晚近都有人類的遺留，這會是一個不會結束的研究。而在遺址保護與旅遊觀光之間要如何取得平衡呢？教授說要盡可能地讓大眾了解，使政府與人民都能為保護遺址盡一份努力才是重要的，這點是最受啟發的部分，台灣的遺址保護似乎還有一段長遠的路要走，這樣的目標很值得我們作為借鏡。

第二個主題來到了越南考古學的進展：嘉萊省的舊石器遺址群，越南國家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所長 NGUYEN 博士敘述挖掘過程最痛苦的是天氣相當炎熱，光看照片就覺得要在一片空曠炙熱的平原上進行發掘的工作人員相當不容易。越南舊石器遺址的重要發現，和印尼老虎洞一樣，在於過去認為 Acheulean 手斧的傳播線並沒有到東亞，但新的出土材料顯示直立人所使用的相同類型的手斧工具也出現在東南亞，前者年代約八十萬年前，後者更早到一百萬年前的時間。有點意外的是，NGUYEN 所長很謙虛地說越南考古工作發展的時間還很短暫，但他們仍做得相當的好。

第三個主題則是來到了菲律賓的明答那峨島，有別於前兩個主題討論較多的舊石器時代，由菲律賓國家博物館考古部主任 Bolunia 博士談的是明答那峨島東北部武端市所發現的拼板舟考古進展，時間約十到十三世紀，挖掘達兩公尺深，由於發掘位置是在私人土地上，在取得同意後也在當地進行民族誌的訪談，發現遺物除了木製的舟與槳外，還有陶瓷、黃金器物、珠子、獸骨，也有

當地與進口的產品，顯示當時的武端市是貿易相當發達的區域，且船的構造適合遠航。

最後則是進入綜合座談，雖然整個研討會是以英語進行，一整天下來有種被外語轟炸的感覺，但不知道講者們是否因為台下有學生聽講，所以有稍微放慢語速，大致上還能理解內容，且平常很難有機會接觸到東南亞考古的相關訊息，如果在網路上嘗試搜尋東南亞相關的中文資訊，可以發現是非常少的，其實這樣的現象不只是考古學而已，我們對於東南亞區域的發展實在是還了解得太少，在政府推動新南向政策的時候，頻頻喊話要向東南亞前進，似乎行動還跟不太上宣告，對於東南亞與新移民的理解似乎還停留在十年前的狀態，也許我們都應該反思，落入窠臼的主觀意識對於未來發展並非有益。也許比較起來，史前史討論的是人群與文化的形成與傳播，台灣是個地理位置有趣的海島，與泛東南亞、環太平洋海域皆具有相關發展與互動的可能性，因為人群並不是會恆久被固定在同一地的，考古學這個學門對於東南亞的討論比起其他學門對於東南亞的關注已經多更多了，尤其是近年來對於南島語族研究的重視，也希望日後能有機會可以再更加了解。

# 第四屆東南亞考古工作坊 心得

K76051094

考古所 碩一

陳思含

考古工作的目的，是藉由發掘、研究文化遺存，進而聯繫起人類從過去到現在，數百萬年來生活的脈絡。由此可見，考古工作絕對不是一時、一地、一人可以完成的，再加上人類的複雜性，文化的變遷和人群的移動，都是探究人類文化脈絡的過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因此，做考古工作必須要有更加宏觀的眼光，除了了解台灣的史前史之外，也要進一步了解台灣周邊國家，甚至是整個世界的考古成果，如此一來，才能夠真正在人類歷經的這段漫長的歷史中，窺得一二。

這次的工作坊，藉由三位教授的解說中，對東南亞考古的工作方式和方向有了些微的認識，也因為他們對於人類起源的不同解讀而感到訝異。原來考古工作在不同的國家就會有不同的模式，也因為是在不同的模式下得出的成果，所以有不同的解釋。除此之外，同學們針對各位教授所介紹的資訊的資料來源、工作方式和結果的發問，也給了我一個學習考古學的新角度，不應該只是照讀前人的成果，了解其研究價值，而是應該站在前人的研究上，再深入去尋找當時研究的不足、和現代考古工作方法或解讀上的差異，進一步思考怎麼樣做才最好。

在會議中，我對各位教授在台上侃侃而談自己國家的珍貴文化遺址感到十分羨慕，在台灣，大多數的考古工作都是搶救發掘，在必須與時間賽跑的壓力之下，我們只能盡力把當時的周邊環境盡快的記錄下來，把標本妥善的移至安全的地方，讓即將到來的開發不會使得珍貴的考古文物因此遭到毀壞。但是，在會議上，可以從各個教授在簡報上所提供的圖檔，看見他們國家對於這些文化資產的保護，以及如何使它再次活化，並成為該國的文化代表，使他們驕傲的象徵。在台灣，這方面真的非常可惜，台灣的考古遺址目前出土就超過一千個，但是大多數都在面臨消失的危機，相關的法令無法完整的保護，考古學家也心有餘而力不足。

我想會造成上述狀況的原因，是因為一般大眾對於這些文化遺存背後所承載的價值不夠了解的原因。公共考古學是考古學工作的最後一道使命，即使它實行起來非常困難，但考古學家有義務讓這些珍貴遺物所代表的文化意義、人類百萬年來的生活脈絡，讓大眾了解，使他們有一天也能夠為保護這些文化遺存而出一份力，畢竟身而為人，怎麼能夠不瞭解自己的過去、不重視自己的過去呢？

正如同印尼的教授在解答台下同學有關於公共考古學推廣的困難時所說，一般民眾因為不了解，所以會破壞，唯有真正使他們了解，才能夠發揮這些文化遺存的價值，即使困難，但我們還是必須要握。而在這方面，另外一位教授提供了他們國家如何進行公共考古學的其中一種方式，我覺得很值得參考。他們提供文化遺址讓一般民眾進入參觀，但是在參觀之前，必須先上過相關的課程講習，才

能夠進入遺址。如此一來，在進入遺址之後，他們能夠馬上就和解說者說闡述的內容產生共鳴，也能夠了解這個文化遺存的價值和其背後的意義，也會因為了解了，而減少去破壞這個遺址的行為。

無知真的是非常可怕的殺手，因為不了解，台灣已經失去了太多，我們總是因為不夠了解，所以在和利益或其他因素發生拉扯的時候，一下子就選擇拋棄自己的過去，這實在是非常不明智的選擇。現在在台灣，公共考古學已經逐漸興起，各個博物館或是相關的工作計畫，有開始把公共考古學納入計畫之中，讓民眾投入參與，將這些寶貴的知識推廣出去，期待有一天，台灣人都能夠有保存文化遺產的自主意識，為了解自己的過去、自己的根出一份力。

另外，有一件事情也令我震驚，過去在課堂上，我得到的資訊是，如果你想到東南亞國家進行發掘，必須帶著資金去，否則不會被允許。當初，我對這個資訊的解讀是，東南亞國家是比較落後的，考古工作非常不受重視。但是沒想到，他們的考古工作方法，和挖出來、保存的遺址，都令人讚嘆，甚至在水下考古這一塊，因為資金和技術的原因，台灣近幾年才開始重視這個項目，然而東南亞國家竟然在一九八零年代開始，就已經建立水下考古研究中心了！反觀過去的我的認知，完全是井底之蛙、坐井觀天。我想，如果一直只把眼光放在台灣上，將會失去很多機會，未來我應該除了台灣考古學之外，也要好好研讀不同國家的考古學報告，了解他們的考古學工作現況和未來的發展，才能夠真正達成考古學工作存在的目的。

最後，在這次的會議中，有些遺憾的是，沒有好好去詢問各位教授在他們的國家體制內，對於考古遺址的看法和政策，台灣在這部分做得不是很完善，如果能夠詳細了解，我想對考古工作者會很有幫助。